

模範軍人胡宗南

(續完)

費雲文

奉命返臺暫息仔肩

西昌方面，原由西昌警備總司令賀國光將軍負責，惟所駐軍隊為劉文輝的女婿伍培英師，伍培英陸軍大學第十期畢業，學識能力都不錯，但是因為與劉文輝的特殊關係，一切惟劉文輝之命是從。

自胡宗南部第一師第二團朱光祖的一部七百人空運西昌後，伍培英師因受劉文輝指示，即採取敵對態度，劉文輝叛跡昭彰，朱團奉賀國光總司令之命，先發制人，于三十八年十二月十二日夜襲伍師，將其一舉擊潰，逃往禮州，經瀘沽、冕寧轉往雅安。西昌才得切實為國軍所控制。胡宗南於伍培英部敗退遠離西昌後，抵達西昌，卅九年元月二日，參謀長羅列率幕僚人員陸續前往，開展工作。

當時，各軍突圍西進者，大部被共軍圍攻犧牲；其已突出西進者，又遭劉文輝叛軍襲擊，因疲萬狀，行動遲緩，電訊不通。三十九年元月四日以後，始陸續有電訊向西昌胡宗南長官報告。

1. 三三五師王伯驊團擊破伍培英師到達富林

2. 宋希濂部一二四軍長顧葆裕率殘部二千人，自滇邊越金沙江至寧南。

3. 廿七軍長劉孟廉率七百人至西昌錫蓋梁。

4. 突擊總隊樊廷璜，率千人突圍至松潘。

5. 卅八軍五十五師團長張天翔率數百人，與突擊總隊陶慶林、豫省部隊長田中田數百人，也

至松潘附近，並沿小金沙江南下，收復康定。

6. 六十九軍長胡長青率一千四百人，由邛崃突圍，到達富林，與王伯驊團會合。

以上各部，共約萬人，胡宗南除派人與取聯絡，或以飛機空投補給品外；並發表胡長青兼第五兵團司令官，朱光祖為第一師長，陶慶林為一三五師長，田中田為三一七師長，王伯驊為三三五師長，資送黃金糧秣，整訓備戰。

另外，並安撫當地夷人，組織自衛團隊，設立「西南幹部訓練班」調訓各軍幹部，調和漢夷智能；購屯糧食於昭覺、大涼山、西昌、鹽源等地；一面購買驟馬，成立運輸隊；並擬成立「經濟委員會」，延攬有力份子，鞏固內部。

一月下旬，蔣總裁派其長子經國先生自臺北飛西昌視察，並手諭胡宗南，詢問由臺灣空運軍火至西昌的可行性；並謂：「如匪攻臺灣，我決與臺灣共存亡，而決不出國。」

胡宗南則復呈：「此間情勢至為艱危，但如能在二月十五日以前，空運一個師之武器、彈藥到西昌，則大陸據點，西昌尚有可為。」

於是，自二月八日至三月廿三日，自臺北空運西昌武器彈藥七次（四十架次），尚不足三分之一；而匪軍已向西昌地區，猛烈進犯了。

匪軍以十萬之眾，圍攻西昌，我軍傷亡頗大，尚苦戰不屈，蔣總裁深知我軍新集，戰力未復，眾寡懸殊，孤立無援；乃于三月廿六日派飛機二架，接胡宗南與賀國光等離去。並命胡迅將任務交一高級將領，先赴海口待命。

胡宗南仍擬候胡長青來西昌，交代清楚後，再行離去。

可是，匪軍距離西昌，僅一日行程，飛機不能久待，而胡長青能否于一日之內趕到，也無把握。

他却毅然而鎮定的取出他十年來的日記，託趙龍文先帶回去，暗示以西昌為死所之意。

他卻毅然而鎮定的取出他十年來的日記，託趙龍文先帶回去，暗示以西昌為死所之意。

趙龍文先帶回去，暗示以西昌為死所之意。

最後，由羅列慷慨陳詞，願以參謀長的高級將領身分，留下收拾殘局；大家再以不可違抗蔣總裁命令和期望力勸，他才同意離去。

廿七日清晨，抵達海口設指揮所，再遭土共襲擊，空軍準備撤離，而中央已于廿七日裁撤「西安長官公署」，調他為總統府戰略顧問，他乃于四月四日飛抵臺灣。

他自卅八年秦嶺失守，成都突圍，西昌經營，半年之久，身處危慮勞頓之中，精力疲耗，眠食難安；至此，才得稍事息肩。於是，他于臺北公事租了後，在花蓮海濱租賃一屋，居住休養。

遭受彈劾俯仰無愧

當胡宗南竭忠盡瘁之際，却有李夢彪等少數監察委員，對他提出彈劾，報章喧騰，聳人聽聞，友人輩非常為他不平，都認為：

「當日大陸上有許多貪官污吏，多少破壞統一，製造叛亂，出賣國家的人物，都沒有人去對他們提出彈劾，何獨對一位始終與匪作殊死戰，奮鬥到底，最後還掩護政府安全撤退到臺灣來的忠堅人物，加以無情的抨擊？」

於是，有人主張招待記者，有人主張提出反擊，或者聯名向蔣公上書，辨明是非。

可是，他都不贊同，他表示：

「我們是一個法治國家，我願意接受國法的任何裁決，對於社會的責難，願作自我反省的依據。事實真相總有大白的一天，不用我去答辯，目下，我們不必和人家爭論長

短，打筆墨官司。我只求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對任何毀謗或責難，我既不生氣，也不介懷。」

事實勝於雄辯，當彈劾胡宗南案的全文在報章發表，行政院發交國防部審辦後，激起立法委員江一平等一百零八人，仗義直言的上書先總統蔣公介石及行政院，對胡宗南的苦心孤詣、忠黨愛國、衛護領袖的實情，多所陳述：

「……胡氏以孤軍四應，轉戰數省，仍遵命令，扼守陝南。原擬加以整編，即順江南下，直搗武漢荆宜，予匪以心臟打擊；使此策果行，則勝敗之數，仍未可知。

「乃因華中棄守，匪氛四溢，川湘各省，迭喪名城，川滇將領，復多携貳。彼時鈞座親蒞成渝，力謀挽救，政府遂有調胡部援川之令。

「胡氏忠國忠黨，是具天性，擁護領袖，尤出至誠；此時遂不得不移江漢之師，赴成渝之急。明知大軍轉進山區，不易爭取時效；但以搶救政府，護衛總裁，均為大義所在，不敢不投箸而興。

「此一時期，胡氏因愛護政府，效忠領袖，放棄成謀，移師入蜀，凜凜大義，甘蹈危機。律以郭汾陽、渾瑊之尊重朝廷，岳忠武、吳玠之倡導忠義，其心其志，未可以成敗之迹論之。

「溯自東北淪陷，平津告急，公卿將帥，相率言和，貪懦之徒，更多變節，以致人民惶惑，戰士躊躇。傳作義之卸甲，即其時

也。迨華中不守，湘贛隨之；政府再遷，川滇迭變；其間失地喪師，叛國降匪者，何可勝數？在全國鼎沸之日，獨以數千里赴援之胡宗南部，則責以制勝出奇，全師保地，揆之情勢，寧有可能？

「至胡氏內撫戎行，外應強敵，忠貞之志，百折不撓。所部備歷艱危，輾轉奮鬥，軍師團長傷亡至數十員。迄今參加游擊者，尚有參謀長羅列等多人。是其忠誠感召，故能衆志同心，勁草疾風，時窮節見，雖無顯績之呈，已收默化之效。其崇尚武德，發揚軍魂，求之當今，洵為碩果……」

國防部軍法處接奉彈劾案後，展開調查，傳詢胡宗南部在臺將領及陝甘有關官紳後，證明李夢彪等所指責，均與事實相反，遂予不起訴處分。其後「懲戒委員會」也以他由西安撤退至西昌，歷經戰鬪，並未措置乖方，應免議處。

監察院的許多委員，也都明白事實真相。此事終告明白，胡宗南並未受到損失；反而使人對他有了更深一層瞭解。

游擊浙海再接再厲

先是共黨渡江，政府棄守京滬以後，江浙的反共志士，不斷在浙東、蘇南沿海一帶，組織游擊隊，從事反共活動。民國卅九年國軍自舟山羣島撤離，游擊志士，再隨國軍撤至浙江東南海海上，北起海山、南至北隄、洞頭各島，共有六支，十四個縱隊番號（有係大陸原有番號，有係國防部新頒），二萬三千餘人。各部隊戰力強弱不均

，不相統屬，而大部份駐留大陳及披山島。

大陳海域北起南田，南至沙埕附近，長約一七四海里，共大小島嶼九十餘；北邊漁山、田岙屬浙江三門縣；上下大陳、竹嶼、積穀山等屬溫嶺縣。

披山屬樂清縣、南麂屬平陽縣、洞頭屬玉環縣。

各島之中，除上、下大陳，自抗戰時起，為各島商業中心，居民較多外；其他大部荒涼。自游擊隊進駐以後，經營墾闢，勉可居住。

自韓戰既起，美國宣佈協防臺灣，始重視臺灣戰略地位，美國的中國友人和一些反共人士，頗知我大陸及沿海尚有若干游擊部隊，可以牽制共匪，旋經其參議會決議，派員來臺與我協商合作，乃有整理游擊部隊，由美方供給裝備之議。

胡宗南自西昌回臺，雖遭李夢彪的彈劾；但反共之志，仍極堅定。對遺留大陸的部屬，尤多關懷。所以曾先後派徐先麟、吳俊、戴濤等前往香港，聯繫探查。他以為大陸雖已淪陷，匪偽政權尚未穩固；我們應於此時建立挺進部隊，加強大陸游擊作戰。乃于民國四十年五月卅日上書當時的行政院陳誠院長云：

「請以現在臺灣香港之江蘇、浙江、安徽、山東等省的義民三萬人為基礎，成立三個野戰挺進縱隊，施以必要之軍事戰鬥技術，及實施游擊所需之技能，如民衆組訓、黨務推行、地方行政、經濟運用等諸般智能；使就其才能，成為各級優秀幹部，為爾後革命武力發展之核心；以破釜沉舟有進無退之

精神，深入浙、閩、贛、蘇各省邊境，建立基地，如滾雪球、如縱野火，逐漸強大，以響應迎接反攻大陸國軍。」

八月某日晚間，陳誠院長親訪胡宗南，奉蔣中正總統之命，徵求他對出任指揮沿海游擊隊的意見。雖說，這在一般人看來，處彼毫無價值的「不毛之地」，是件不能討好之事。可是，他却以「仁得仁的胸懷，不計名位利害，欣然應命。」

九月九日他以江浙反共救國軍總指揮兼浙江省政府主席的身分，化名秦東昌，率領鍾松、沈之岳、馮龍、劉慶會、袁書田、張銘梓、張正達、趙才標、許正魁、蔡美璋、張文伯、伍天祥等乘船前往大陳。

首先聲明約束，要求各部隊遵守紀律，互相協同。再以各部隊孤處海島，忙於求生，疏於訓練；乃先恢復訓練。是年冬天，國防部應胡宗南之請，派兩個戰團前往大陳，增強戰力。戰團的成員，乃遷臺部隊整編後的編餘軍官，素質很好，他再從中調集出身軍校的優秀人員，分發到各游擊部隊，擔任教官，協助訓練，兼負思想考核責任；並賦予副署命令的權力。同時，再呈請國防部接現有人數，核實發給主食、服裝，軍容乃日見壯盛，極獲官兵仰戴。

他以德化威行，半年以後，各部隊受他感召，不復挾部隊以自重，于是他乃于四十一年二月，將所屬游擊部隊，改編為六個突擊大隊，一個海上突擊總隊；

1. 第一大隊王相義，駐上、下大陳
2. 第二大隊徐驥，駐南麂

3. 第三大隊王樞，駐漁山

4. 第四大隊王華，駐一江山

5. 第五大隊陳和貴（後為黎克強），駐披山

6. 第六大隊程慕頤，駐上大陳

7. 海上突擊總隊夏季屏（轄六個艇隊，廿八艘砲艇；艇隊長依次為：張為邦、袁國祥、陳連林、余宋、王連森、張照明）。

兵員方面，他四十年五月向行政院建議徵集臺、港、江、浙義民三萬人之事，迄無成議；而游擊部隊多數幹部未受正式軍事訓練，戰時忠勇無前，死傷甚大。他乃計劃在原有游擊部隊中，選擇忠勇而粗通文字之人，施以訓練，以為發展大陸游擊軍事的核心。如辦有成效，再招考臺、港反共志士參加。因此，他呈准成立「東南幹部學校」，自兼校長，延請美方人員范爾遜為副校長，先調訓班、排級官兵二百餘人，編為一個大隊，施以短期訓練，二月結業，遣回原部隊；自此，游擊戰術與戰鬥動作，乃逐漸統一。（是項訓練共辦二期，嗣因他調職，乃告結束。）

自胡宗南赴任後，兩年來共突擊匪軍據點卅九次之多，戰果較為顯著的，有白沙、黃礁、松門、沙湓港、羊嶼、大小鹿山、鷓冠山諸役；先後共斃傷匪軍三千餘人，生俘匪正規軍陳毅、吳化文部一百四十一人、匪幹民兵三百六十九人；大小匪砲廿多門，各種武器數百枝、砲艇二艘。其中鷓冠山之役規模最大，國防部且將戰利品陳列於新公園博物館，作為第三屆國軍克難成果；指揮官馮龍獲授五等寶鼎勳章，戰士李道隆等四十五人，獲選四十三年戰鬥英雄。

共匪一再遭受挫敗，探知我指揮沿海游擊隊之秦東昌，乃係胡宗南，且有美方派員協助，大為惶駭；乃于四十二年六月廿四日以優勢兵力襲陷距我大陳一萬四千公尺的積穀山，且有繼續進攻大陳的意向。

國防部商同美軍顧問團派人前往調查，以為在匪方積極窺犯的陰謀之下，我大陳方面的防衛作戰，須完全仰賴海空軍與守軍的密切協調配合。而現有的各級指揮組織、部隊素質、後勤補給及海空支援方面，缺點尚多，尚難符合陸海空三軍聯合作戰要件。於是，是年七月，國防部乃下令撤銷「江浙反共救國軍總指揮部」，改為「大陳防衛司令部」，以劉廉一為司令；調胡宗南回總統府，任戰略顧問委員會上將銜顧問。

建設澎湖民懷德澤

民國四十四年九月，胡宗南奉令出任澎湖防衛司令官。

他到馬公之後，就積極致力於軍事建設與地方建設。從他到任時開始，一直到四十八年任滿調職；四年中，他把澎湖從一個沙土飛揚，地瘠民貧的列島，建設成堅強的軍事堡壘和美麗的海上公園。

他到任不久，就發現當地有些士兵因為生活或健康上的問題，有點心理不正常的現象，他非常關心，曾經向一位友好表示：

「如果我們要訓練一批鐵的隊伍，就必須從心理上把他們訓練成鐵的意志。而這種意志的培養，是要把那些妨碍心理、生理的

健全發展的因素根除，才能辦得到。」

於是，他除了加強澎湖防禦工事，構築核心陣地；擴建飛機場，以利空運外；還對所屬官兵積極從事精神的鼓勵和物質生活的改善。他為年輕的軍官爭取受訓機會，替年資已到的軍官保舉晉升，獎勵能文的軍官從事研究創作，提倡各種運動、射擊等競賽；實施休假制度，改善醫療設備，舉辦康樂活動，推展軍中教育；同時，也改善官兵營房和伙食，籌建軍眷宿舍和軍人公墓。

此外，他經常去各地巡視，多與官兵接觸講話，從思想觀念上啓發大家與國家領袖共患難，他說：

「在今天這樣一個時代，大家侷促在臺澎，風雲變幻、波濤險惡。凡我同志必先與領袖共患難，然後才能講到效忠領袖。」

因此，他提出共患難的四個條件為：

1. 不發牢騷
2. 不計較待遇職位
3. 不悲觀、不消極、不洩氣
4. 在學術上、工作上、思想上，對自己有成就，對團體有貢獻。

他在軍事各方面的建設，終於發生了很大作用，當四十七年「八二三砲戰」爆發後，澎湖不但在軍需、兵員補給轉運工作上，表現極優良的績效，同時對撫傷、送死，也負起了沉重的責任。他為此事，事必躬親，整整一個月的時間眠食失常辛勞備至。

對地方建設，他和澎湖縣政府密切合作，一

面改善民衆生活，建立社會秩序；一面美化環境，建築道路。

為了改善民衆生活，他和臺灣的「農復會」聯絡，邀請專家，携帶農產種子前去，教導民衆播種，改良土壤。使澎湖有自行出產菜蔬瓜果，還可以外銷；為了使漁民「漁有其船」，他又代為接洽銀行貸款，造船，使漁民生活大為改善。此外，他還提倡講求衛生，改良風俗；因此地方逐漸繁榮，風氣一新。

為了美化環境，他領導駐軍，克復季風、土壤等困難，大量植樹，四年內共種植幾萬株。使整個面貌，為之改觀。再倡議由白沙島至漁翁島之間，修築跨海大橋，以利交通。

四十八年十月，他因任期屆滿，仍回任總統府戰略顧問。四年來牛刀小試的澎湖建設，給地方留下永懷德澤的去思。因此當他因病去世後，澎湖地方，還特地為他塑了一座銅像。

盡瘁竭忠國之干城

胡宗南雖然歷任要職，軍務羈身；但一有空暇，仍然從事軍事學術的進修，以廣識見。並不以曾任方面有所懈怠。

當四十二年自大陳調回臺灣後，即于當年八月入國防大學，刻苦奮勉，一如寒素之士，竟以高等成績畢業。

四十五年四月澎湖司令官任內，曾奉命偕羅列等六人，赴美國參觀，對國防組織、軍事教育、部隊訓練、軍需生產、後勤與設施以及原子能發展等悉心觀摩，不厭求詳，而所得尤多。